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
——文化“两创”看济宁

渔文化：河湖上永生的一脉民俗风情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7月18日，农业农村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渔文化保护、传承和弘扬工作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以渔文化为主题的民宿美食、科普教育等产业，推动保护利用。

传承转化，融合发展。尊重文化发展规律，坚持创造性转化，推动实现多元价值。坚持创新性发展，推动渔文化与乡村产业、科普教育、文化旅游等深度融合，促进渔文化活态传承、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，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。

7月26日，《文化周末》记者来到坐落于太白湖新区的济宁市渔家文化博物馆，感悟渔家文化蕴含丰富的大千世界。

记者在馆外看到，这座博物馆的大门左侧，是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2022年2月颁发的“济宁市渔家文化博物馆”牌匾，大门上方镌刻了“中国首家渔家文化博物馆”11个大字。

渔，捕鱼也。解说员介绍说：“渔家文化，包括河湖渔文化、海洋渔文化和水产养殖技艺，本馆聚焦的是微山湖渔家文化。”

博物馆一楼，展示了微山湖部分活鱼、飞禽和植物标本，四大船帮的渔具、渔法示意模型，设置了扳罾、提罾、麻罩捕鱼表演和体验。

迎面两个展橱中，悬挂着一种叫“卡”的渔具。3000多年前，周朝就有了这种渔具，传说中的姜子牙钓鱼，用的钩是直杆儿，而这种“卡”不装饵料时就是直形。而孔子“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”的执守，是对自然“取之有时、取之有度”渔家生存方式最早的表达。

走廊左侧的水箱中，是微山湖典型鱼类的活鱼展览，有四鼻鲤鱼、中华鳖、乌鳢、中华绒螯蟹；前方模拟的湖面上，铺陈着仿真湖中植物莲藕、芦苇、蒲草等，还有野鸭水鸟标本的展示。

走在船形平台上，可以尽览一楼的展区全貌。船尾右侧，是网帮渔民常操作的坐罾渔法。罾，是常见又分布较广的渔具，秦代已普及使用，有扳罾、坐罾、提罾等名目。微山湖的罾分为大、中、小3种，都用四方的网片，穿上边纲，4根竹竿撑起网角，中间绑上粗绳，形成十字架。

大罾10米见方，在船上或岸边，安装人字形支架，上拴滑车，做拉绳起罾用。中罾约7米见方，小罾约3米见方，不用支架和滑车，只用扳竿起罾，是湖湾河汊、闸坝旁定置的渔具。每隔1小时左右收拉牵绳，通过支杆和拉杆将罾扳起，使网底露出水面，舀出入罾之鱼，再放回原位。张罾处搭一草棚，日夜有人看守，如此循环往复操作。

船左侧，是枪箔帮渔民造型奇奥的迷魂阵渔法示意模型。解说员说，这里只能做示意模型，在大湖中，真正的迷魂阵方圆可达50亩。迷魂阵渔法，又称“下杆子箔”，是浅水区的捕鱼方式。

箔用2米或3米长的竹子编成，现在则是用胶丝线织成网片，再用竹竿串联组合而成。这种定置不动的大型网具围起的水域，称“箔塘子”。箔塘摆成复杂的“阵”，机关暗伏，蜿蜒迂回，容易引鱼就范，故称“迷魂阵”。

箔的下法极为复杂，一般由行条、大廓、二廓、三廓、四廓、五廓组成，五廓里头设筚缝，可摆成勾手、二郎担山、耙头和衩口式4种；有64、32、24、16个旋的区分，旋就是“迷魂阵”里的胡同。64旋的“迷魂阵”，围起来的面积需要50亩地。各水层的鱼都可以捕捉，以漕鱼、鲤鱼、鳊鱼、火头、鲐鱼为多。

鹰船逮鱼和枪溜猎鸭场景的模拟造型，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。

鱼鹰捕鱼，至少可追溯至东汉，微山等地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所刻先民用鱼鹰捕鱼的场景可为佐证。鹰船长3米，船舱外面的两边各安半尺宽的长板条，上面各钻十几个孔眼，各安一个弯拐形的圆木棍，上缠草绳，叫“鹰架子”，鹰站立其上。

鱼鹰，学名鸬鹚，二三十只为一船。每条鹰船跟一条窄长轻矮的鹰别子，作赶鹰取鱼用。鹰在下水前，要先用绳在鱼鹰脖子上打一个“扣子”，使它捉到的鱼噙在扣子上边不能下咽。鹰下水后，放鹰人站在船头上，手拿竹篙上下晃动，敲打架子上的篙，发出“当当”的响声，嘴里吆喝着口令，鹰跟在船后钻进水里逮鱼。

放鹰人看鹰嗉子满了，即用钩竿把鹰捞上来倒出鱼，然后“赏食”一条小鱼，再放回水里继续逮鱼。一船鹰每天可获鱼一百到几百斤。如果十几条船，摆开阵势往前放鹰捕鱼，场面甚是壮观。

枪溜猎鸭，是旧时枪箔帮的营生。打野鸭的船叫枪溜，又称鸭溜，又小又矮又轻，离水皮儿一拃高。猎枪俗称大抬杆，长2米到3米，枪管为八棱形或六棱形、圆形，筒径五六厘米，如果灌上“嘟噜坠”药弹，射程为4公里，1.5公里内指哪儿打哪儿，射出的铁沙子呈扇形扫盖过去。

抗战时期，湖上游击队曾用它打鬼子，日本侵略军惊骇地称作“新式武器”，所以被咱们称作“功臣枪”，一支鸭溜一般配一杆或者两杆鸭枪。“八月十五雁门开”，中秋后候鸟陆续由北方飞来，枪帮打猎的季节就开始了。

打鸭，一般在无月或新月星光稀寥的夜晚。湖水在夜里是亮亮的，渔民全身要裹上白布，给鸭溜也披上白布，与湖水融为一色。棹扣怕有声要上油，猎人还要俯身半侧卧在小船上，用一只手棹桨。十几只鸭溜组成一个猎鸭场。最多时一枪能打一百多只孤鸭，或三四十只雁，或七八只天鹅。

在展馆的左前方，有罱帮渔民罱鱼的造型，以及扳罾、提罾、麻罩体验空间。

有软梯形牵绳的是扳罾，有3根竹棍支撑的渔具叫麻罩，这是罱帮渔民的捕捞工具。农历七八月间，便可以用麻罩逮鱼了，又称“拉绠”。前有两人拉一粗绠赶鱼，后面跟上麻罩渔人，一手持麻罩，一手持赶竿在水中搿捞。麻罩上面像撒网的一样是活衣子，将网衣摁下去，再提起来，鱼就罩在其中。

溜船船头渔民手中的渔具，叫“罱”，由罱衣、罱架、罱竿三大部分，罱耙、耙爪、罱舌子、罱箍、罱七寸、牛皮条、罱纲、罱针等十几个部件组成，形如一把大夹子，是罱帮渔民制作最为复杂的渔具，但使用却很简便，逮鱼最多。

西边两面墙上，是水生植物的标本。一楼电梯厅摆放的，是制造木质渔船的工具，主要有锯、斧、凿、刨子、拉钻等。造木船，俗称“排船”，关键工序的捻船又被称作“打排斧”，是排船工匠在捻船工序中基于生计的艺术再创作，体现了劳作中生发的古老智慧。

二楼电梯厅展示的，是渔家的生活用品。渔家女不仅能编篮织网，制作家常的虎饰系列服装和玩具，还能细针密线地绣制嫁衣。记者看到，展柜里的云肩，是清末微山湖渔家女绣制的，也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

云肩，顾名思义，是宛若映日云霞的肩部服饰品，也叫披肩。源于隋朝，至清代普及到社会各阶层，特别成为婚嫁新娘不可或缺的衣饰。这件云肩为柳叶式旋转放射形，内圈柳叶、外圈云勾自然相连，各14片，精工绣制花鸟虫鱼纹饰，针脚细密，色彩典雅，造型委婉。云勾端处缀着长长的吊穗，连坠着温润怡人的翠环、玉珠等小饰件。

中国民间酷爱春天柳叶青青，喻为数以万计，故此云肩取名“万世如意”。它处处流溢着的吉祥文化的民俗气息，堪称民间技艺的精品。

三楼电梯厅不远处，展出了虎饰系列的虎头袢子、虎头帽、虎头鞋、虎头暖袖、虎枕、布老虎等。

虎头袢子，是渔家幼儿在船上玩耍时的安全带，因绣有虎头而得名。袢子的面是绣纳的虎头，虎头后的交叉袢带连结六七尺长的布带，称为“龙带”，带的末端缝制成鲤鱼尾形的饰物。把袢子戴在孩子胸部，龙带拴在船桅、舱楼或将军柱上，有的还在袢带上再栓个大大的牙牙葫芦。袢子的面，是虎头；袢子的带，是龙身龙尾。有山林之王、水渊之王集于一身的袢子，再加上人间的宝葫芦，可庇佑孩子出门上船万无一失。

三楼展厅展示三个板块，分别是回顾生物“鱼”和人类劳作“渔”的源头和延续历程，集中展示微山湖各船帮渔具和生活用品，渔民生产、生活情景体验的展区。

6000多年前，在济宁这块热土之上，人文始祖伏羲肇启了古老的东方文明。他受蛛网捕虫启发创意网罟、教民渔猎，使得东方民族和鱼类有了更亲密的接触，更使济宁成为中国渔家文化的肇始之地。

济宁有着多处伏羲文化遗址和纪念地，如泗水伏羲庙、微山伏羲陵、邹城爷娘庙、任城凤凰台和太白湖区渔皇路等。至近古，济宁又成为运河之都，南四湖北五湖中，更是将渔家文化传承、弘扬、演绎到一个巅峰时期。

解说员向《文化周末》记者介绍，旧时微山湖渔民，以生产方式和捕鱼工具的不同，形成了网帮、箔帮、罱帮、大船帮等四大帮。

网帮，是拉网捕鱼虾为主的大网船组成的船帮。捕捞方式主要是拉网，春秋两季用大拉网，冬季多用二网，其余便是用刺网，或扳罾、下丝网逮鱼。

箔帮，又称枪帮。春夏秋三季，下箔捕鱼；秋来入冬后，猎雁猎鸭。另外，则是下篮、下卡等。

罱帮，是渔民中最穷苦的，渔歌“一条小船八尺长，鱼网片子当衣裳”，便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他们冬春秋罱鱼，农历三四月用大罩和叉逮鱼，六至九月采莲、打鸡头、摘菱角、抹草种子，封湖后砸凌起草、破凌逮鱼。

大船帮是拖网逮鱼兼做运输的船帮，因此亦称载船帮。拖网船为双桅大船，靠风力用拖网在拖曳中逮鱼，每船日捕鱼可达250公斤。春夏秋三季，还用大抄网捕捞草虾和花腰虾。枯水季节，装载了货物，载着孩子们扯嗓子喊的“今年排小船，明年排大船，装胶枣下江南，装一千卸一万，扫仓还剩八百石”的歌谣，顺运河下苏杭了。

东、西、北三面展橱里，展示的是微山湖四大船帮的渔具。微山湖有拖网、围网、刺网、网箔、地曳网、抄网、掩网、敷网、张网、笼篮、延绳钓等16类41种渔具。

在三楼展厅的中央，有一艘木船，是微山湖原真的坐家船。坐家船也叫住船、窝棚船、家小船。丈二的船，由船头往后八尺设“挡风”，如陆地宅院里的影壁。挡风之前依次为大舱、二头、大头，或装载渔具渔获，或做货舱载物。挡风之后的一段，俗称“八尺”，水缸、锅灶置于角落，兼做厨房。再往后，搭窝棚，或起造“楼子”，就是卧房。楼子平顶，夏日坐在上面吃饭、喝茶，前后有门，左右各开圆拱形小窗。后艄作厕所，船头作天井晾衣晒被。

在济宁市渔家文化博物馆内，还有自行研发创作的情景剧展演和民乐等节目。一楼至三楼的每个房间，都张挂着渔家文化主题古画，陈列着小型渔家民俗文物，由民俗文化演绎的仿真菜品——剪彩四鼻孔鲤鱼、四大美、四大嫩、鱼鸽唱晚、双人抬等，都有着渔家人温馨的故事，与游客互动着渔家文化悠长的记忆和情怀。

长镜头

一字沧桑：惊心动魄的济水长流

龙鸣

出生在济宁，经常去济南。一个“济”字一直在耳边飘忽，从未入心。当我翻出来“济”字的演化，才见这一字沧桑如此惊心动魄，被赋予的人文精神如此美妙绝伦。

大野泽为济水所汇，又东出入海。济水是中国古代“四渎”之一。“四渎”是天上星宿，古人认为它们与地上4条大河对应，这4条大河是江、河、淮、济。

长江、黄河在中华大地是何等震撼？与它们并列的居然是淮河与济水，可见济水之大。公元7世纪初期，济水就已经淤塞得无法疏浚而消失，留下的可不止济源、济南、济宁、济阳这几个地名。

君子比德，济水无意中暗合了文人士子们追求的境界。

白居易在济水边徘徊，写长诗《题济水》：“至清远外浊，有本其何修。朝宗未到海，千里不能休。一道截中贯，肯随浊河流。山川自改色，湛湛澄霜秋”。

白居易赞扬济水至清远浊，千里奔腾去大海，百折不休。黄河将她截断，也决不苟同其浊。山川都在不断变换颜色，她却永远清澈，洁身自好。

“自今称一字，高洁与谁求。惟独是清济，万古同悠悠”。在士大夫眼中，济水高洁，虽尊列四渎，却波澜不惊，温文尔雅。这种润泽万物，泽被百世的清流，正是君子必备的品德。这就是千百年来，济水虽然消失，却还在词语之河始终流淌的原因。

“济水”这个名词先演化为动词，有过河、渡过等意思，如：同舟共济、直挂云帆济沧海等。后来引申为对困苦之人帮助：救济、赈济、接济等。接着孵化出一脉富有人文精神的成语：济世救人、刚柔相济、和衷共济、同舟共济、劫富济贫等，许多充满温情的词汇济济一堂。

古人织布，纱线纵者为“经”，横者为“纬”。在地理上南北为“经”，东西为纬”。“四渎”皆走纬线，引黄、引淮灌溉皆颠覆着人工、人力的想象，故未产生出“经黄”或“经淮”之类的词汇。

唯济水流速平缓，水质清澈，适合垂直挖渠灌溉，促田中多产，成为“经济”一词的由来。“经济”，是济水在词语体系中最耀眼的丰碑之作。

周末济宁故事

湖陵寻古记

侯仰军

端午节前，朋友打来电话，问我端午节能否回一趟老家，顺便去湖陵考察一下。湖陵？是汉朝以前就有的那个湖陵吗？她不是早就被滔滔黄水湮没在泥沙之下了吗？

说起湖陵，在明清之前可是个赫赫有名的地方。根据历史记载，春秋时期，这里就是宋国的一个邑，叫“湖陵邑”，是一处大的居民点和驻防要地。

战国时期，公元前286年，齐国灭宋，湖陵邑被楚国占领，设置了胡陵县。当时，设县的地方一般都是战略要地。“湖陵邑”横跨泗水，位居泗水中上游，楚国在此设县，相当于在北方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和桥头堡。

泗水是中原地区唯一的南北流向的大河，北通齐鲁，南通江淮，与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并称“四渎”。正因位置重要，秦朝末年，刘邦在沛县起义之后，出兵攻打的第一个县城就是胡陵。

西晋灭亡以后，晋室南渡，沛县一带都被“胡人”占领，只有湖陵还掌控在晋朝军队手里。为了这个咽喉要地，东晋王朝长期派重兵驻守。从秦、汉到唐、宋，湖陵时常出现在历史典籍中。

宋金以后，黄河频繁决口，泗水中下游一次次遭到黄河侵夺，湖陵日渐衰落，城墙坍塌。到了金世宗时期，这里已然成了村落，即湖陵村。真可谓“金戈铁马酣争地，付与寻常负耒翁”。

清朝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黄河又一次决口，滔滔河水很快席卷了沛县。大水退走时，微山湖西岸已成为一片淤土。不要说民居、民田，就连孔府在沛县境内的两处祀田，一处60顷，一处3000亩，都无迹可寻，可见洪水之猛烈。湖陵，遂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。

端午节后的第二天上午，我急切地赶到张楼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微山湖、昭阳湖、独山湖、南阳湖周围，原属江苏省沛县、山东省滕县的一些渔村及半农半渔村合起来，成立了微山县。微山湖西岸现在有微山县的4个乡镇，张楼镇是最北边的一个。

张楼镇党委书记时晨，是一位八零后，对传统文化热爱有加。据他介绍，湖陵村所在的地方，原来是3个村：程子庙村、前程子庙和前程子村，在微山县成立之前，都属于江苏省沛县。微山县成立后，以泗水故道为界，程子庙村划归微山县，今属张楼镇；前程子庙和前程子村仍属沛县，今属龙堌镇。

前些年，曾任微山县教育局副局长的王洪军，经过多年考证，证明程子庙村所在地就是当年的湖陵城。江苏省的考古人员在附近村庄进行考古勘探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2014年，经微山县政府批准，程子庙村改回原名，叫湖陵村。

我说，这个名字改得好。这些年来，每读史籍就想找到湖陵，可黄河泛滥，在这一带汇成了昭阳湖，哪里去找？现在有了考古勘探结论，再加上这个名字，后人就容易找到了。

我们一行从张楼村出发，前往湖陵村，沿着湖西大堤，走了大约10公里。盛夏时节，草木莽莽，清风梳柳，荷叶飘香。昭阳湖里，烟波浩渺，湖汊深处，芦苇苍苍。风景如此优美，却没有游客，如果离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近一些，定会游人如织。

到了湖陵村，先在会议室里看了一会儿王洪军编写的《湖陵城》和《湖陵村志》，听村党支部书记王昌全介绍村里的情况。

王洪军是程子庙村人，退休后全力研究湖陵村的历史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人。他和王昌全是本家叔侄，在湖陵村是老户，据说祖上是明朝从山西迁来的。那些不是老户的，是清朝咸丰年间洪水退后，从鲁西南迁来的，也就是“下团（tuàn）来的”。

程子庙村的得名，是因为在湖陵城旧城址上有个佛教寺庙，人们就叫它“城址庙”，后来以讹传讹，叫成了“程子庙”。也有人说，庙是三官老爷庙，新中国成立后被拆掉了，重修的时候，又修成了佛教寺庙。其中的历史渊源，难以说清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一带的人笃信三官老爷。在“团里人”的民间传说中，三官老爷还有救命之恩。

在王昌全的引领下，我们去看了泗水故道、鸡鸣台遗址、湖陵寺、湖陵城遗址出土的汉画像石。现在的湖陵寺，是前几年村民自发捐款重建的。这里虽然是偏远的湖边小村，但大雄宝殿建得依然雄伟高大。寺里现在没有住持，只有一位姓陈的居士在这里临时照看着。

陈居士带我去看大雄宝殿旁边的三官老爷“临时居住”的偏殿，又带我到大雄宝殿另一边的一块空地，表达了在那里增建文旅设施的愿望。中华文明博大精深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拥有海纳百川、兼收并蓄的宽广胸怀。

大半天的湖陵村寻古，让我感慨良多。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多年来，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考古发现，几乎为一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史实的基础，无论历史、文学、语言，乃至哲学，都不能不因考古的重大发现而改变，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。

我们也要看到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，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无私奉献，离不开一大批有情怀、有担当的乡村文化人。这些广布乡村的民间学者，十几年、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热衷于本地的文化传承，不遗余力的为传统文化鼓与呼，他们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的传承、弘扬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。